

# 互聯網的顛覆浪潮終將衝向政治領域

啓迪,甚至可以說,這就是互聯網 3.0 時代的政治話語本身。

按 IT 界業內人士的看法,以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事物為標誌,互聯網正在進入 3.0 時代。

3.0 時代的互聯網,不再僅只是提供方便、促動改變,它內在的神力開始釋放,不可遏止地噴發,它的全新面目是征服,是顛覆。

2013 年,人們像傳播神話一樣互相啓示着:銀行業被“餘額寶”顛覆了;電信業被“微信”顛覆了;零售業被“淘寶”顛覆了...有一篇題為《世界已經變啦!你還在沉睡嗎?》的帖子在網絡上瘋傳,“...攜程網,一家沒有一架飛機、沒有一間酒店的公司,每天賣出的機票和開出的房間超過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和酒店,業界震驚”“賣服裝的凡客誠品,僅僅成立 3 年時間,沒有廠房和流水線,沒有一家專賣店,除了設計是自己的,靠一個網站一天實現 3 萬件男式襯衫的銷售業績。是行業巨頭雅戈

爾的 2 倍...”  
小夥伴們真的驚呆了,就像是洪水包圍村莊,事到如今,人人都見識了互聯網的顛覆浪潮水漫金山的速度,不再幻想還有哪個山頭不會被淹。

區別於商業山頭和科技山頭,在政治這個山頭上似乎還放得下幾張平靜的書桌,至少還未遭遇水淹七軍。多年來,衆戰士沉浸在左派與右派、反西方與親西方、贊政府與罵政府、否憲政與倡憲政一個接一個的對壘當中,使用着陳舊過時的觀念武器,進行着互古不變的騎士決鬥,滿心以為他們的世界會一直保持這個樣子直到永遠。

但互聯網革命卻時不我待,靠顛覆同行起家的業界領袖們,以顛覆為天職,似乎沒想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被顛覆、等着被顛覆的傳統領域。

雷軍,某科技公司老闆,雖不為政治騎士們所關注,卻是中國互聯網業領袖人物之一。11 月底,他在某專業會議上講瞭如下一段話:“小米最重要的是什麼?在互聯網上和百萬網友一起做產品,這個像什麼?像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賴群眾,網民和我們一起做了什麼呢?可能大家沒有意識到,小米論壇每天有 80 萬的 UV,每天產生 20 多萬條帖子,作為一個獨立的論壇,它已經是國內最大的論壇之一。這些網友幫我們做了各種各樣的設計,這些網友幫我們推廣我們的產品。”

政治騎士有理由為此而震驚。一個經典的政治實踐,“群眾路線”,在互聯網上說實現就實現了,每天 80 萬的 UV,20 多萬條帖子,這種“魚水關係”的程度,真的政黨未必能達到。

曾鳴,某網絡公司副總,另一位互聯網業界領袖。在 11 月初的一次演講,他講到了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精神。除了“平等”、“開放”和“互動”之外,他認為還有兩點是近幾年在新技術的推動下剛體現出來的,一個是“迭代”,一個是“演化”。什麼意思呢?就是在雲計算和大數據時代,計算取代了理論,演化代替了計劃,“我根本不假定理論,我只是通過一輪一輪的迭代中回歸,來逼近真實。用戶的需求是什麼?首先打出去,然後再校驗,只要有雙向的反饋,我總是離真實越來越近...”被稱為“參謀長”的曾總如是說。

在他看來,因為互聯網提供的計算能力已足夠強大,數據規模已足夠完備,不再需要求助於理論的簡化和計劃的預見,先“扔出去、用起來、別人給你反饋,你把壞處修正”,所有的實踐,只要有一個實時互動的過程就足夠了。而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時代的互聯網,正是一個隨時隨地的實時互動之網。

雷軍和曾鳴的聽眾們都是 IT 界的人士,但他們講的內容,卻分明帶有對於政治問題的重大

了馬腿,互聯網狼群包圍了山腳,然而,政治山頭上的騎士們似乎並未發覺,他們太專注眼前的戰鬥了,沒工夫理會 IT 領袖們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

終於有一天,騎士們總會發現,互聯網並不僅僅意味着可以藉助百度寫作、藉助網站發表、藉助微博打架,隨着 3.0 時代、4.0 時代的相繼到來,互聯網真正的魔力所在——對傳統格局的顛覆,終將發生在人類社會各個領域。

人們沒有理由相信政治領域可以例外。曾經何時,經濟領域里幾大電信商的平分天下、幾大銀行的壟斷格局、幾大零售商的均勢平衡,看起來都固若金湯,不可能被打破,但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和規模。

在政治領域里,誰又能說不會出現類似的顛覆呢?為什麼不能有打破左派右派格局的“網派”呢?本着“迭代演化”的互聯網精神,一個改革,一項政策,不再依據任何理論,無論自由主義、威權主義還是什麼主義都不管,首先在小範圍內打出去,通過互聯網實時互動的雙向反饋進行校驗和修正,直到好效果顯現,副作用消失。這不就是互聯網時代更精準、更有效的“摸石頭過河”和“實事求是”嗎?互聯網平等開放,左派可以做,右派也可以做,政府可以做,民間也可以做,還用得着政治騎士們先在理論學說里打出個你死我活嗎?

一個小米手機,關於屏幕如何表現、功能如何設計這點事,就可以在互聯網上雲集起上百萬群眾的積極參與,上下一致,萬眾一心,共同努力,上演了一出民間“網派”在經濟領域里的創新實踐。執政黨“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今後將如何進行,不可以考慮從中借鑒嗎?

就像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里發生的事情一樣,洪水早晚要撲面而來。當互聯網的顛覆終於發生在政治領域,也許傳統政治不會很快讓位,但一定會給互聯網形態的新式政治留出天地。

文揚 2013 年 12 月 18 日



世界歷史上氏族與國家的對立,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他的名著《古代社會》一書有深刻的描述:“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係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後,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範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的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進入文明以後,竭心盡智才創建了鄉和市區;由此而創了第二個偉大的政治方式,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

## 毛誕節帶有世界史含義

在毛澤東出生一百二十年之後,“毛誕節”這個命名被發明瞭出來。

編出 Mao-mas 這個詞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也許只是想開個玩笑,博個眼球。但作者無意,讀者有心,自 12 月上旬該詞問世,短短二十天,中國人幾乎沒怎麼猶豫就接受了,擁抱者遠比反對者為多。可以預言,從今以後,“毛誕節”肯定就这么叫下去了。

以“毛誕節”三個漢字命名這個日子,暗合了多層意思。第一是在人物上,暗合了毛與西方聖人的對應;第二是在時間上,暗合了兩個誕辰日連在一起的碰巧;第三是在地點上,暗合了中國自己的“聖人誕生紀念日”的需求;第四是在節慶上,暗合了該紀念日正處在聖誕與新年節日期之間的恰好。

人物時間地點情境都齊備,如此多的暗合與恰好,按說不應該等到今年才流行,也不該等到洋人搶先發明。之所以早就有人想到卻又不便提出來,也早就有此需求但卻沒形成呼籲,歸根結底還是卡在了上面說的第一條:中國的偉人毛澤東與西方的神聖耶穌,兩者之間如何對應?能否相提並論?

若要證明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理由極多。否毛的一派可以列舉出從毛的個人私生活到歷次政治運動大量的負面事例,以證明毛更像是斯大林或希特勒,與其說是神聖,不如說是惡魔。

但多年以來,這一派儘管握着大把的論據,其論點卻沒能成為主流。他們自己也大惑不解:這些“壞事”若放在一般人身上,只需其中百分之一就足以定罪了,為什麼放在毛澤東身上,就壓不倒他呢?

恰如某位論者所說,這與考察者本人的“視距”有關。很多歷史人物都具有這個特點:考察視距越近,你眼中的他就越顯得渺小,一旦你把距離拉開,放到大歷史和大問題當中看,他就顯出偉大來了。

這個特點在毛澤東身上尤其明顯,所以對毛的評價才在當代中國中間發生了嚴重對立。大體上,否毛的一派多是從道德人品方面近距離看,贊毛的一派多是從歷史和民族方面遠距離看,各自眼中的毛澤東,不是一個人。

伴隨“毛誕節”的出現,與耶穌基督並列的毛,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從耶穌算起兩千年,從摩西算起三千年,從亞伯拉罕算起四千年,在這個跨越數千年的宏大敘事中,竟能發現毛澤東的位置嗎?

這個問題還是取決於考察者的視角和視距,若從好壞善惡方面近距離看,肯定是茫然無所見;若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各民族發展史上看,不得不承認,毛的一生與數千年世界政治史的確有着密切的關聯。

值此“毛誕節”紀念日,不妨沿着這個方向做一番探究。

### 氏族與國家

首先從一神教的流傳說起。讀《摩西五書》,拋開信仰的部分客觀地看,它就是一部氏族家史。根據聖經故事,諾亞一家人是大洪水後僅存的人類,“創世紀”中詳盡記錄了諾亞的所有後代,到了第十一代,亞伯拉罕出現了。

第 12 章可見歷史的濫觴,“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這是貫穿數千年人類歷史的“聖經敘事”的起源。

後來的故事衆所周知,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成了以色列人的始祖,亞伯拉罕本人被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共同尊奉為先知,“崇高之父”和“第一族長”。三大一神教也統稱“亞伯拉罕教”,今日世上數十億的教徒堅信,自己就是這位始祖的後代子孫。

一個氏族,並不因為功績(如黃炎二帝),或德行(如堯舜禹),或智慧(如周公孔孟)而成為王者,僅僅因為信仰,因信稱義,而被大神賜福,獲得“必叫你成為大國”的許諾。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中國從一開始就成為了大國,並不是基於對大神的信仰,而是基於同一地域上的王者與人民對共同文化和共同命運上下一致的認同。中國歷史上延續數千年的夏夷之辨,華夷之防,只認文化不分階層,正是這種認同的典型體現。

而一神教則完全不同,一個大神和一個代表大神的氏族,通過基於信仰的人身依附將人民統一在一起。

第一件大事,世人都能理解,尤其對於中國人來說,新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是再生的民族國家,在中國歷史上是再生的秦漢帝國,毛澤東身兼現代領袖和古代帝王于一身,兩方面看都有合理性。

但第二件是個什麼事呢?發動人民群眾,暴力摧毀國家機器,將自己樹立為現世大神,通過一套宗教化的意識形態統一人民,通過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的小團體實施統治...所有這些,都不再具有中國“國家政治”上的合理性,反而帶有反國家的性質。

否毛的人士,傾向於將文革時期的毛比作中國古代帝王,從帝制體系、宮廷政治、封建文化等視角來解釋他的所作所為。但這個解釋框架顯然不完整,至少在三個方面難以自圓其說:第一、毛澤東極為簡樸的個人生活;第二、毛澤東的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第三、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在其中任何一個方面,中國歷史的帝王都無法與毛相比,更不用說同時在這三個方面了。

然而,一神教的氏族政治,卻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方面:大神和先知都是簡樸和勤苦的,其宗教精神是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其政治實踐也是群眾路線。不僅如此,在個人崇拜、人身依附、精神激勵、打擊異己等等,甚至在血腥殘暴方面,也都同一神教氏族政治如出一轍。這就意味着,解釋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西方一神教氏族政治,反倒是一個比中國古代帝王政治更合適的理解框架。

如此看來,暫且不管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真實的動機是什麼,最隱秘的意圖是什麼,也暫且不管十年文革導致了什麼結果,造成了什麼影響,客觀上,毛澤東是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在中國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類似於西方一神教的氏族政治實踐,讓 20 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一次氏族政治方式全面取代國家政治方式的特殊歷史時期。


於是,毛澤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也可以歸納為:先是實踐了國家政治,建立了新中國,而後又推倒重來,發動文革,實踐了一次氏族政治。

一個人在一生中先後實踐了人類社會兩種政治方式,僅從這一個方面講,相當於是凱撒+耶穌了。這樣說的話,中國的毛誕節與西方的聖誕節相提並論,也順理成章。

本文如此這般地解讀毛澤東,算是一個嘗試。擱置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只專注於事實判斷,不論是非,也不提功過,只考察他的政治方式,在此前提下,不難得出這樣的解讀。這個結論並不用于否毛或者贊毛,只是說:毛的一生,是可以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含義,僅此而已。值此“毛誕節”之日,拋出以上一己之見,以為紀念。

文揚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 浦瑛



作者: 文揚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 50 位律师的专业团队,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330-752-1959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xu@bmdllc.com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